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四十五

明 王鏊 撰

人物三

顧綜字文緯吳人後漢明帝時辟有道歷御史大夫尚書令殿上三老帝舉三代之禮以正月上日践辟雍設杖几乞言受誨吳丞相雍其後也

雍字元歎德宇淹深夙措人譽初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喈同名而字元歎

州郡表薦爲合肥長轉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跡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迎母至郡權臨賀之親拜其母太子亦往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雍必見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

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其所選用隨能授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轉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子濟嗣無後絶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絶朕甚愍之其以雍

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勲吴録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自州郡及四方人士言議結交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非禮之祭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

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邵當之豫章發

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曰張仲節有疾

苦不能來别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待其留心

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譜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

守禮零陵太守桀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

年卒官終剡令邵子譚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

輔政都尉帝方隆訓導妙簡俊彦四方畢集恪以雄

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范愼謝景羊
徽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譚初踐官
府上疏陳事帝輟食稱善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
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賞賜召請每省簿
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加奉車都尉薛
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
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大
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時魯王霸與太

子和齊衡譚疏明嫡庶之禮霸遂與有隙而全琮子寄爲霸賓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征壽春琮時與王凌戰凌兵勝陷没我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譚坐徙交州譚幽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以自悼也卒年四十二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卒年三十七承從祖徽

徽字子歎雍母弟也少游學有才辯孫權召署主簿嘗出見一男子將刑問何罪云盜百錢徽使住馳詣陳

啓方今畜士以圖北虜視此兵壯健且所盜少乞原之權嘉許焉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往見操操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同磐石休戚共之是以及耳操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

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容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

顧榮字彦先宜都太守穆之子也穆即裕雍之子機神朗悟仕吳黄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例拜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謂同郡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耳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榮平心

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以榮為子大將軍虔長史初榮宴飲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榮懼及禍昬酣不綜事以情告馮熊熊謂葛旟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

易之能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吏收
實才𩔖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或
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乃復飲與楊彦明書
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及
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
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
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
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

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以榮爲軍
諮祭酒屬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陽内史榮數踐危
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敏欲誅諸人士榮説解之敏
從其言仍遣甘卓出横江堅甲利器委以精兵榮私於
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
濟理不敏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
顧榮甘卓之首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
玘紀瞻與榮及卓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

率兵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與紀瞻同赴洛在途論易太極至徐州聞亂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瞻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謀畫咨諮焉時帝因鄭貴嬪有疾頗廢萬機榮牋諫之又表薦甘卓帝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贈榮依齊王功臣格殷祐牋列

以爲報輕乃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子毗嗣官至散
騎侍郎榮兄子顯
顯字孟著少有重名嘗以酒勸周顗顗不受顯因移勸
柱而語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顗得之欣然遂爲衿
契泰興中爲散騎侍郎早卒時惜悼之
顧衆字長始榮族弟也祖悌在孝友傳父祕字公眞有文武
才幹爲吳興太守石冰畧有揚土周玘等推祕都督

揚州九郡軍事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祕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初祕以員外散騎常侍代吾彥爲交州刺史祕卒州人逼子參領州事參卒弟壽固求領州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起兵討壽禽付壽母令鴆殺之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遺錢助

衆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輔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搆逆令衆出軍衆遲回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内史陸喈衆又辯明之陸玩在坐爲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眞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内史衆固辭

敦鎮姑孰復以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遣人喻張悊復告蔡謨言與悊尅期效節謨乃以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衆破峻將弘徽軍衆往海虞備賊而賊率張健據郡城衆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戰破之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没衆還守紫壁咸勸衆過浙江衆

不聽又版范明爲參軍合討健健走衆進住吳城遣
朱祈等九軍守虔亭復破健軍事詳平亂條峻平論功衆
推功於謨謨以衆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
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鎮軍將軍揚州大
中正固讓未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復徵爲領軍
不起服闋乃就何充崇信佛教衆每以爲言嘗同經
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優容之以老乞休不

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贈特進光禄大夫謚曰
靖（貞誥云謚靖伯）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
參軍時稱美士衆族子和
和字君孝曾祖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總角
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麒麟興顧氏者必此子
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别駕榮謂之曰卿速步
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
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

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為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還同入見各言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之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

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田徒掾時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為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戴抗贓汙付法并免傅玩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冕旒飾以翡翠珊瑚雜珠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

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琁成帝始下太常改之帝以保母周有勞欲假其名號和諫止之轉吏部尚書從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將郊祀和議宜親行從之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特聽暮出朝還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褚裒薦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催逼輒號咷慟絶帝又下詔强之和表疏十餘上竟不

起服闋然後視職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

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

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

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

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

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

違冒禮度肆其私情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

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茍阿

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追贈侍中司空謚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球歷尚書郎建武初卒帝將爲舉哀有司奏非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哭之甚慟和孫敷字祖根少聰慧高才令德弘泰有雅量殷源謂之曰黑頭公東南無雙官至著作郎卒和曾孫琛

琛字弘瑋祖履之父悏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确不尚

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景平中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到彦之兵敗河南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虚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明年坐以宗人入尚書省雜坐遣出免中正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録事參軍義康欲

委以腹心而琛不能承事劉湛尋斥為山陰令復為
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十九年徙
東陽欲使防守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二十七年
魏人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褘冠
軍司馬行會稽五郡置會州以琛為會稽太守加五
品將軍置將佐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為五
兵尚書未拜復為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
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

禮下廷尉錢塘令沈文秀判刻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閭被刻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爲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陸延稔厫琛爲征南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光爲從事中郎世祖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

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
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
馬琛母孔氏時年百餘隆安初王廞於吳中爲亂以
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
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
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
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
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

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復為吳郡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寶光見藝術傳

顧覬之字偉仁初為郡主簿謝晦為荆州以為南蠻功曹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為揚州主簿仍為

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時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故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劇邑官長晝夜不得休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閒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蹟修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

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
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
懦豈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
色元凶弑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即
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為義陽王昶東中郎長
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為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為湘州刺史治甚有蹟大明元年徵守
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有唐賜者

往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
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子副
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劉勰議賜妻痛往遵
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
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
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
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
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

還爲吳郡太守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潯陽潯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二年東土

既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簡子覬之家門雝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謂綽曰我常不許汝出債令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盡出諸文券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

劵書悉燒之矣覬之常謂秉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詞名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蚤卒又弟子惠𦙍永明三年以驃騎參軍徵為司徒主簿閒居養志不應辟覬之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

訟各稱巳物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令解牛任其所
去牛徑還本主宅盜始伏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
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
下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美也遷車
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爲驃騎録事參軍
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高帝即位除衡
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
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命屬縣求其親黨

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爲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吕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横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

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兖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顔色動遵法制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竟陵王於宣武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采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毋禁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初覬之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出為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遭

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吴邑中正出為寧朔將軍
臨川内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
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為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
貞婦萬晞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嫁之
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為揚州
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已受禪憲之風疾漸
篤固求還吴天監二年就家受大中大夫憲之雖累

經宰郡貧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臨終爲制以勑其子薄葬素祭文繁不載所著詩賦銘贊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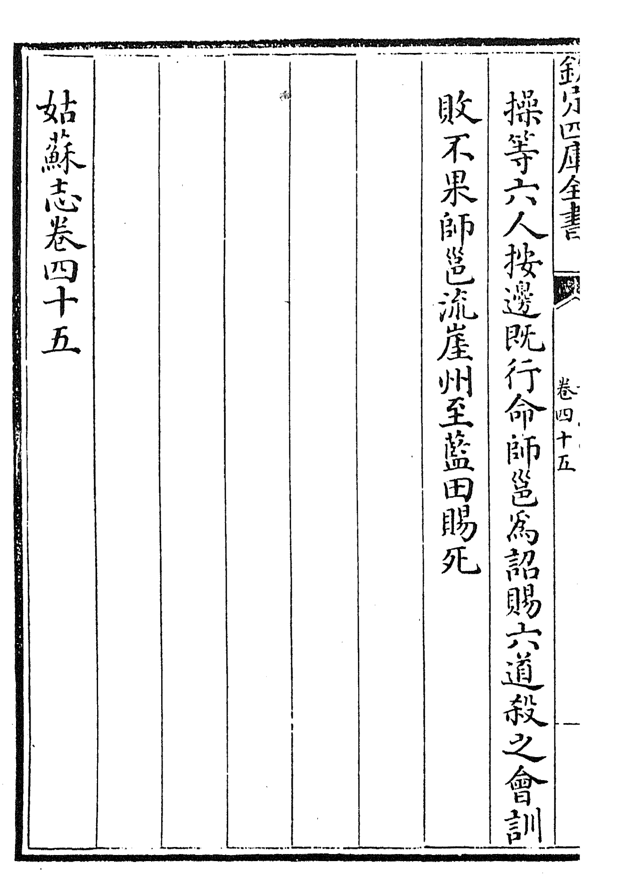
顧邁郡人有才能而輕薄宋始興王濬征北以爲行參軍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別駕劉瑀性好凌物而折節事邁邁以其款盡濬所言悉以語之瑀與邁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洩我是公家吏何得

不啓白濬大怒啓文帝徙廣州值蕭簡爲亂遒爲之盡力與簡俱死

顧少連字夷仲和裔孫也唐代宗朝擢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少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虎不爲害以薦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横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

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閲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三贈右僕射謚曰敬子師邕師閔始少連擕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師邕字睦之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



操等六人按邊既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姑蘇志卷四十五

姑蘇志卷四十六

明 王鏊 撰

人物四

張溫字惠恕吳縣人少脩節操容貌竒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顧雍曰溫令無輩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推亮心必無疑貳溫至蜀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頼吳國勤任依力清

澄江滸頋與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
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恐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
情好蜀人甚貴其才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權衘溫
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恐終不爲巳用思中傷
之初溫引致同郡暨豔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
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别
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
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

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由是怨憤交積浸潤譖行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字仲虞廣陵人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既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問權因此爲溫罪幽之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後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溫未廢時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少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之未之信及溫放黜乃歎其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

之矣其人於清濁善惡太分明耳

張儼字子節弱冠知名博聞多識緯文經武姿亮弘服年十一族人温曰卿吾家顏子也拜大鴻臚寳鼎中使于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屈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道病卒子勃翰勃撰吳録三十卷勃子固有父風翰在文

苑傳

張敦（一作惇又作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昏令甚有惠化子純字元基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朱據據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令三賢屈顧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嶽之幹

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純尤厲操行學博才
秀容止可觀拜郎中爲廣德令治有異績擢太子輔
義都尉赤烏十三年廢太子和純盡言極諫權幽殺
之
張憑字長宗祖鎮太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
興道縣侯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
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及長有志氣敏而有文爲
鄉閭所稱舉孝廉試策高等憑負才自謂必參時彥

欲詣丹陽尹劉惔衆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史惔遣傳教覔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司徒長史有文集十卷

張澄字國明晉光祿大夫本郡太守善正書當葬父郭

璞爲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減半位止於卿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禄年六十四而其後遂昌澄子彭祖在藝苑傳彭祖子敞

敞晉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桓玄篡位敞以事忤玄表獻忠款官至龍驤將軍子裕

裕字茂度爲何無忌鎮南參軍出補晉安太守盧循陷江州裕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

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寇廝守焚燒民物凋散裕剏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徵爲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别駕武帝伐劉毅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除廷尉轉尚書吏部郎騎都尉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七年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又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

固辭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裕内足於財自絶
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十八年
除會稽太守職事甚理明年卒官謚恭子子演鏡永
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
演仕至太子中舍人子緒
緒字思曼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
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孝武帝用爲尚書倉
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蕭然直視不以經懷爲

州治中黄門郎明帝見之輒歎其清談袁粲言於帝曰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宫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宫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不知也昇明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

建元元年轉中書令緒善談元深見敬異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但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

李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

當執不許晃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
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之皆忘饑疲
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
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
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
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愛如此王
儉爲尚書令丹陽尹諸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問
曰經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七年竟陵王

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勑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飡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止以蘆葭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

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
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便放紲脫鞲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
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
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
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

武陵王友時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駿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盛自標高致儉以爲脱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杖之一百又爲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王思遠陸慧曉等同爲司徒竟陵王賓客入爲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黄門侍郎明帝作相以爲鎮軍長史出

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靜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咸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閤城內既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爲平允俄爲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除晉陵太守徵拜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如故入爲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徵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未及還朝三年卒于吳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謚穆子子最嗣

鏡少與顔延之鄰居延之常談議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靜黙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

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酬呌仕至新安太守演鏡於兄弟中名最高

永字景雲爲尚書中兵郎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爲删定郎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隷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也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

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城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爲輔國將軍青州刺史

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版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明年召爲尚書左丞大明元年遷黄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

清越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
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以本官兼將作大匠遷
太子右衛率八年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
史割吳郡屬之以永爲別駕從事史召爲御史中丞
永光元年出爲吳興太守遷度支尚書明帝即位四
方反叛復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
軍假節徙爲吳郡太守率軍東討又爲青兾二州刺
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薛安都累戰尅捷破薛

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時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服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

出行常别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
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
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賦貨盈積方童等
坐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太子詹事加
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
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尋領護軍
後廢帝即位進右光禄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
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爲吳郡太守侍中右

光禄如故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給賜脯餼必恭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老志氣未衰優游閒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及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愧發病卒子瓌稷

瓌字祖逸仕宋累遷桂陽内史不欲前凡瑋處禄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齊書云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有轉爲太傅五官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蕭道成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親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表與袁粲謀誅道成表弟瑕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之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道成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瑕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有父舊部曲數百

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入郡取遐遐逾窓走瓌部曲顧憲子斬之郡內莫敢動者道成授瓌吳郡太守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間之嗟驚乃是阿兄瓌引顧暠陸閑爲綱紀後皆立名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高帝嘗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顧嶷等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者呼爲散騎二年遷都官尚書領

校尉如故出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三年坐不糾屬邑令免官明年為度支尚書武帝即位為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徵拜左民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有野老來乞緬問何

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十年轉太常陳疾願閒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復爲後將軍轉東海太守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托脚疾不下海陵立加各將軍高宗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元

年轉給事中光禄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年虜盛詔璝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乞還建武末屢求還吳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譏其年衰畜妓璝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備王敬則及敬則反璝棄郡逃人間事平還郡為有司奏免官削爵詳平亂條永元初為光禄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璝節戍

石頭義師至新亭環棄城走還宫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禄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環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率知名

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常限日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毁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盡通書籍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

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陸倕陸厥同載詣沈約過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善久之除太子洗馬蕭衍引為相國主簿天監初遷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寫給後宮率取假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之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别賜率詩有曰東南有才子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

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至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且
宰相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
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四年
禊飲華光殿河南國獻赤龍駒詔率與到溉周興嗣
為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以父憂去職父妓數十人
邑子儼玩之求聘謳者不願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
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聞帝惜其才寢其
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

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鈔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為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為荆州復以為晉安王宣惠諮議領江陵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射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别駕雖歴職務未嘗留心簿領俄遷太子家令與陸倕劉孝綽對掌東宫管記遷黄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大通元

年卒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令曰

近張新安故其人才筆宏雅亦足嗟惜卒嗜酒不事

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耗大半

卒問其故答曰雀鼠耗卒笑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自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亡者並補作之

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㣲簡

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與庾信徐陵等充之卒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過刼問刼何須刼以刀

斫其頰眉曰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貲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幼有孝性生母劉遘疾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或終夜不寢及終毀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兄璩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璩為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聽之

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除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為豫章王嶷主簿見禮未嘗呼名每喚為張五以貧求為剡令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部人保全縣境生母先葬琅邪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時不拒絕事畢還之自幼及長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為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為別駕時魏寇壽春以寧朔將軍軍主副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

圍城經畧處分文季悉以委稷軍退遷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内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師退稷還荆州授給事中黄門侍郎復為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徵為侍中宿衛宫城梁武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王珍國就稷謀及使張齊行弑于含德殿稷召王亮等列殿前

西鍾下議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
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入梁為散騎常
侍中書令封江安縣侯（南史云縣子）又為侍中國子祭酒
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
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
節行州事魏軍退仍出為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
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
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

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造永寧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出為青冀二州刺史進號鎮北將軍鬱州接邊陲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與魏通恒不自安稷禁防寬弛僚友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

無畜聚奉禄皆頒之親故家無羸財初去吳興就僕
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
莫之識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
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等俱知名時稱
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
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崍在忠義傳
寶積建武中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慧曉孔
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

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二五謂孔珪及融
并弟五也寶積永元中為湘州行事秉腰輿詣蕭穎
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
横流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
至晚穎胄深以為善即用為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
丞
辯事文帝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
孫種

種字士苗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年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坐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母卒種時五十毀瘠過甚又迫以兇荒未獲時奠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恒若在

喪及景平王僧辯奏起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為具奠奠訖種方即吉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惟種及會稽孔奐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即位為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陳武帝受禪為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本職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

而即真廢帝即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領弘善宫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帝即位重為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並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禄大夫種深沈虛靜識量宏博時皆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大建五年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大建初女為

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暴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淨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大建十一年卒贈光禄大夫種族子稚才齊護軍沖之孫少孤介特立仕為尚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府卿揚州别駕從事史兼散騎常侍使周還遷司農廷尉卿所歴並以清白稱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為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將糾舉宋孝武曰觀過知仁不須按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閒理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後臨海王豫章王晉安王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

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黄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徐州别駕總刺史之任累遷吏部郎明帝初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為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

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
度支尚書領右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時専
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
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為晉陵
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人
我所悉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禄
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淵謂過優詔更量

出為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令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禄大夫領鄱陽王師武帝即位復以為散騎常侍吳興太守以寛恕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卒年七十一謚貞子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也初為晉琅琊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廣州親故皆離棄唯邵情禮彌謹流涕

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及劉裕討玄邵
白父忠欵王謚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
好士愛才當世輻湊唯邵不往親故問之邵曰主公
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
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州武帝至石頭使邵
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
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
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

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索諸簿應時即至怪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敎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録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將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乃委穆之與卿耳檀祗鎮廣陵輒率衆

至滁中掩討亾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祇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發詔以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啟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文帝為中郎將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

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湘州刺史將署
新府邵以長沙内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為政
要從之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
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
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人為邵危邵曰手陵方弘
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
築長圍脩立隄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洲
蠻屢為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

落悉禽既失信群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群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是爲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鎭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貨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轜車諸子從焉長子敷在孝友傳兄褘在忠義傳

褘子暢

暢字少微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被誅暢馳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拓跋燾南侵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燾親率大眾去彭城數十里彭城眾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時歷城眾少食多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

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蕭思話留守何勗欲
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决暢曰若歷城鬱
洲可至下官敢不高讃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
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
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
有舍萬安之術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
頸血汙君馬蹄孝武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
義恭乃止燾至登城南亞父冢初隊主蒯應見執燾

遣應至小市門求甘蔗及酒孝武與之求駱駝明日

燾自上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

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

孝伯語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

聲名遠聞足使我知虜使問何為忽忽杜門絶橋暢

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

思致命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士馬然後

共治戰場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以

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可以相距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且燾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桮雜糉南土所珍燾復令孝伯傳語曰䰟主有詔借博具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

得稱之於此詔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着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燾又遣送氊及九種鹽并胡豉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要須見我小大觀我為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

才力久為來往所知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驫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屩暢曰膏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辭辯暢隨宜應答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時魏

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使舉兵暢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屬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宋書苟作茍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得去義宣

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其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年五十諡曰宣子暢愛弟子輯

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泉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

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勲臨川內史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出為封溪令路經障險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以示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

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與融有愳好覬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為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時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為孫緬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劉緬戰死融議上應哭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為丞相長史義宣事

難暢將為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禄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求為南康郡且曰時議以融非御人才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誡乃素懷藍縷亦虧朝望令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堦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可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以

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歘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令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入為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到撝所劾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作

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岍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大夷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為有司所奏見原遷司馬兼右長史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

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屐爲負土
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所懷遷黃門
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
聽樂事嫂甚謹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
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
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
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

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妾媵舉哀畢各遣還家曰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門更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應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益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為玉海褚淵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劉繪音采不贍麗有

風則永明末俱在竟陵王西邸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融玩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張氏前有數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張玄之字祖希澄之孫也少聰慧與顧敷俱顧和中外孫和常謂敷勝至玄之頗不懕時玄之九歲敷七歲和常至寺中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當由

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玄之以才學顯初為縣
丞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
張業亦大儒聞玄之試引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
解滕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范甯亦稱玄之為吳士
之秀孝武時封晉陵侯一云寧晉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
軍將軍與興太守與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
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於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
於郡

姑蘇志卷四十六